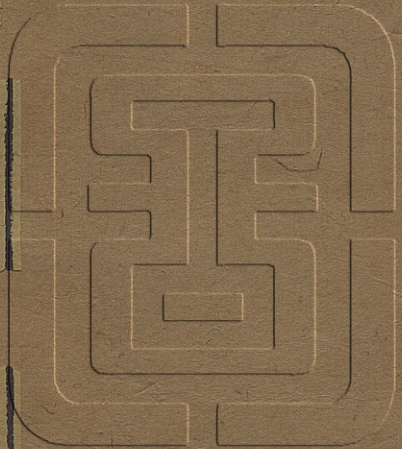


5492.40
764.2
=2

石墨鐫華 下



藏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石墨鐫華卷第四

盤屋 趙岷 子函 著

跋四十七首

唐不空禪師碑

和尚不空也碑徐浩書浩傳曰父嶠之善書以法授
浩世狀其書曰怒猊抉石渴驥奔泉尤為司空圖所
愛又嘗論書曰鷹隼乏彩而翰飛戾天者骨勁而氣
猛也翬翟備色而翺翔百步者肉豐而力沉也若藻
曜而高翔書之鳳皇矣可謂誇詡之極今觀此碑雖

結法老勁而微少清逸在唐書中似非其至者
又癸卯歲余過咸陽原有無畏不空禪師墓有塔記
作于開元二十五年書法似顏平原已經再刊亡其
筆意而敘述無畏過龍河一馳負經沒水隨之入龍
王邀入宮講法畱三宿經不溼一字又述不空于師
子國國王調象象奔逸見不空皆跪伏二事極詳多
與禪家所稱說合又辨西域僧咒傳奕事曰此好事
者曲爲之詞若果有是正謂邪術不足以疵吾教也
又云佛制戒律生草猶不許比邱踐之況說斷人命
咒傳于世乎其文可觀因并錄于此

唐道因禪師碑

王元美曰評者謂蘭臺瘦怯于父而嶮峻過之此碑
如病維摩高格貧士雖不饒樂而骨字間有風霜之
氣可重也余謂蘭臺故學父書而小變爲險筆時兼
隸分自是南北朝流風餘韻李仲璇孔廟碑趙文淵
所書華岳碑可覆觀也

唐楚金禪師碑

吳通微爲學士工行草然有譏其近吏者此碑清圓

婉逸雖鈎磔小減而亦微有晉人丰度觀者當自得之

唐大智禪師碑

史惟則分隸書竇臬稱其古今折衷大小應變如日高而矚遠俯川陸而必見今觀此碑信是開元開分書第一手嚴挺之文亦麗則可觀大智師見唐方技傳傳云開元二十年卒碑云二十四年

唐大智禪師碑陰記

碑陰陽伯成撰記施淨財事而惟則書書法瘦而少

態與前碑異何也

唐圭峰禪師碑

此碑裴相公休撰并書法全出歐陽信本而瘦勁不及也當時柳誠縣書名動一時乃任篆休自任書亦信能書矣余不敏竊謂此固當勝柳書

唐隆闢法師碑

此碑行書源出聖教而漸作婉媚纏繞殊乏晉人瘦勁蕭疎之趣碑爲懷惲立都京敬云無書撰人姓名碑中有弟子思莊敬想清徽勒茲玄琰則碑爲惲之

徒所撰未知是否而王元美乃曰僧懷惲撰及書頗亦能爲其家言筆法尤圓嫵有聖教遺意今碑中敘惲生死甚備明云大足元年十月二十二日神遷春秋六十有二神龍元年勅贈隆闡大法師天寶二年建碑又弟子思莊云如元美言豈惲鬼撰書耶蓋碑首后人妄增懷惲及書四字文理本不屬而元美疑于及字上當有撰字遂誤耳元美博學絕世似未見都立敬金薤琳瑯又似未讀竟此碑然謂惲頗能爲其家言又似并取其文者至人乃作夢語何也

唐杜順和尚碑

碑在開佛寺董景仁行書亦清勁但小弱耳

唐寂照和尚碑

此碑在咸陽西馬跑泉地中武功康子秀先生過而識之以語土人豎于道傍其后王咸陽移之咸陽城中寺以碑有安國寺字遂改名其寺爲安國寺按碑段成式撰僧無可書成式文筆自奇此文爲佛言尤奇無可賈島從弟有詩集傳世其書法出柳誠懸而優孟者子秀名榕太史德涵子也

唐御史臺精舍碑

此梁昇卿追書崔湜文湜人品殊汚人齒頰而昇卿尚追書其文何也豈唐世重佞佛湜之立精舍于御史臺適投時好耶但昇卿分隸聲動一時東封朝覲碑史冊稱之今觀此碑名不虛耳

唐御史臺精舍碑陰題名

碑陰題侍御史并內供奉殿中侍御史并內供奉監察御史各共六百餘人參差不齊分書者五六人餘皆正書書皆有法不似后世胥吏書也

唐周公祠靈泉碑

周公祠靈泉湧出大五小七凡十二處觀察崔珙奏狀勒石事在大中間石前刻奏狀中刻宣宗批荅后刻珙謝表文詞婉至有盛世風書亦遒健有法且其敘列大似漢人碑例而遜其古質耳如此等碑宋以后恐不能得也

唐濟安侯廟記

記在華州唐昭宗在富平韓建迎之至華自華歸長安褒建而及于城隍神記爲諫議大夫李巨川撰拾

遺柳懷素書文固諛詞而楷則嚴整何如君家誠懸
具眼者自知之

唐法門寺重修塔廟碑

碑稱天祐十九年是時唐亡已久李茂貞尚稱唐年
號又二年而莊宗取梁茂貞稱臣又一年而茂貞死
戰爭之時得作此佛事者以梁晉搆兵茂貞偷安故
也按傳茂貞先稱岐王莊宗改封秦王據碑則已先稱
秦王矣碑王仁恭書亦精勁有法

唐順陵碑

武三思撰相王旦書碑用武氏製字武三思稱惡猶
可而且亦曰愚且當發一笑書不知真出且否方整
道健可錄也碑已仆于乙卯之地震而亡于縣令之
修河余猶從故家見其搨本

唐本願寺碑

此碑獲鹿孫按察家掘地得之乃鹿泉信士畢瑜造
塔藏舍利者行草亦不惡石理脆亡其真耳然是唐
碑中之最下者

唐武安君廟記

廟在今咸陽東古杜郵起慘刻獨有將畧耳亦祀至
今何也壁間記唐乾符五年重修事正書遒勁亦有
歐法知唐世官牒無不作佳書也記中所列添置物
色有眺子舍一十間沙子三間葦一顏石押衙影等
皆不可曉

唐令新誠碑

鄭樵畧有新誠碑一王適篆一劉飛書趙明誠又
有三紙歐公有六紙有正書有八分書者余所獲乃
一王某行書蓋開元頒行時不但一州刻也碑雖泐
甚然書法是深于聖教者

唐陳居士殘碑

武功人有耕而獲斷碑首者題曰大唐潁川陳居士
塔銘篆書下有數十字首云居士諱生字善慶正書
俱有法居士必佞佛者唐人好佛故死而張大之爲
塔耳余所取則以其書法見唐之能書者多也

唐淨住寺文賢像銘

此碑河東裴行純追薦其父母而作碑之存者無幾
其分隸頗佳但瘦而不硬且刻手似出唐以后人畱

之以待博識者

唐縉雲縣城隍廟記

李陽冰爲縉雲縣令值旱禱于城隍約五日不雨將焚其廟及期而雨乃遷廟而記其事書固奇事亦奇余觀其篆瘦細而偉勁飛動若神歐陽公以爲視陽冰他篆最瘦余謂佳處正在此又云世言此石與志歸臺孔子廟三石俱活歲久漸生刻處幾合故細若然今去歐公又四五百年寧不爲無字碑乎記云祀典無城隍神吳越有之至歐陽公云天下皆有縣猶

少今則無縣無之矣且記云自西谷遷廟于山巔又以見城隍廟前朝不必在城中也今西安府西村落大者多有城隍是其遺意

唐李陽冰先瑩記

此李氏卜葬李曜卿兄弟三人而弟季卿記從子陽冰書卜地人爲邵權記云偏得管郭之道管謂公明郭則景純也書玉筋經大中祥符間翻刻故不及縉雲碑

唐李陽冰三墳記

此季卿表曜卿三墓陽冰書碑雖無翻刻字字畫法
具而神亡似與前碑同王元美乃謂石猶故物故無
傳改之譌豈別一碑耶抑未見前碑耶元美自任識
書恐于此碑失之矣陽冰顏魯公家廟碑書作陽冰

唐彌勒佛頌

此房璘妻高氏書高氏又書安公美政頌歐陽公謂
字迹如出二手而疑好事者寓名以爲奇余未見美
政頌此本借自東肇商觀其筆法適勁信足名家而
一經元祐火燬政和間寺主道珍重勒再經大定火

燬泰和間寺主元釗又勒鏹鍛都亡僅存形似耳金
人口苑跋語歷歷可証近吾鄉人有爲交城廣文者
爲言碑今又就燬交城人猶有舊搨本以此觀之當
亦非開元刻乃泰和刻也然則碑自元祐至今凡三
燬于火矣何高氏之不幸耶

唐宗聖觀王升文操碑

員半千之取名謬爲應運五百者碑文殊不稱可笑
碑敘文操遊太白觀異像以爲奇蓋太白名山至今
多見靈異不足奇也至謂老子降于壇間萬衆共觀

則近誕矣書分隸適古不著姓名且經元朝翻刻失
真可惜

唐李靖上西岳書

此好事者誣衛公而爲之書詞可笑而唐劉餗言衛
公訴神且請告以官位詞色抗厲后有聲曰僕射好
去顧不見后果如言以此觀之真有是書耶又小說
載公射獵行雨事殆異人不可以常理論也書三種
潞州者崇寧間刻藤縣者紹興間刻西岳廟則近刻
筆亦適逸王元美稱之當是潞州本藤縣者不及近

刻又下矣

唐李輔光墓志

巨雅正書清勁有聖教遺意葬在咸陽東北近涇萬
歷中涇岸崩擁水不流三日乃得茲石其銘曰水竭
原遷斯文乃傳適符其事可謂奇矣

唐劉光俊墓志

志高肅撰無書者姓名光俊無殊績可稱肅文亦卑
冗書行草習聖教如不能縛雞人學扛鼎以唐物故
錄之

唐比邱圓滿碑銘

銘石斷殘不能一半棄華嚴寺敗垣中書者不知何人筆法全出褚登善波拂處虬健絕倫銘內有神龍二年并鎮國太平公主等語當是中宗時人習登善書者

唐大遍覺禪師塔銘

玄奘久居西域廣譯佛言唐太宗極尊崇之據史卒于顯慶六年卽龍朔元年銘則云卒于麟德元年之二月史云年五十六銘云年六十九先葬滌東后移

徙樊川北原卽少陵原文宗開成四年劉軻撰文僧建初書行草秀勁有法而文亦粗能言師事俱可存也

唐大法師基公塔銘

基公者尉遲敬德之從子也度爲僧譯經于慈恩寺卒于永淳中大和開始建塔李宏慶銘之書者亦建初然其筆法不無少遜玄奘塔銘

唐圓測法師塔銘

法師諱文雅字圓測新羅王之孫也唐太宗時人與

宣奘同翻經論萬歲通天元年卒葬于龍門其徒又分骸葬于南山之巔政和中又改葬于奘公塔左貢士宋復撰書書亦是宋書之楚楚者而以復不顯故無稱猶怪銘首稱天周豈以法師死于武后朝耶因歎武器淫穢在唐以高宗故不致削奪而后世猶不唾去之何也

唐大德進法師塔銘

此太子司議陳光撰僧智詳書磨泐僅存形似然其書法亦是習登善者

唐大德檀法師塔銘

此姜立祐撰而無書者各行草筆法圓健清逸當與建初大遍覺銘並觀

唐淨業禪師塔銘

正字畢彥雄撰文而無書者各正書法亦習褚登善者勁拔似之而其鈎磔處稍不及耳楊修齡侍御在長安日亟賞之遂多搨者

唐張旭斷碑千文

此云張旭書存者數十字牛鬼蛇神雖云奇怪然不

堪大令一嘯

唐張旭肚痛帖

此帖殊勝斷碑千文十倍當與藏真聖母三帖同觀

唐草書心經

刻后有跋謂爲右軍書非也王元美考以爲駙馬鄭萬鈞書張說爲之序者見唐文粹又云書雖遒逸而疎縱不入格不中懷素作奴況右軍乎余觀此書筆法不似唐人逗入宋時蹊逕而說序萬鈞書曰學有傳癖書成草聖則萬鈞書自非孟浪者說深于文不應妄贊如此然則此書恐亦非萬鈞蹟也

余又得心經序于報恩寺壁間唐南陽忠國師述宋九華山僧省言書書全出伯施幾于亂真矣亟令摹一本裝池于心經之首而藏之

唐懷素藏真律公帖

藏真律公共三帖宋游師雄刻之于石者所謂師游絲筆法也有驚蛇飛電之概渺有挽強拔山之氣力最奇筆也后刻諸跋大半皆宜刪去李白歌質作可笑尤爲此帖之玷

唐懷素聖母帖

此帖輕逸圓轉幾貫王氏之壘而拔其赤幟矣亦元祐年刻刻手極佳與藏真律公帖俱不失素師筆意

唐懷素草書千文

此帖明成化間余肅敏公刻于石者書故橫肆以刻手不良遂使素師婉轉清逸之趣十失其五所未亡者骨力耳視前一帖斯爲下矣

唐石柱題名

柱八面每面爲三段或四段曰左司郎中曰左司員外郎曰吏部郎中曰吏部員外郎曰司封郎中曰司封員外郎曰司勳郎中曰司勳員外郎曰考功郎中曰考功員外郎曰戶部郎中曰戶部員外郎曰度支郎中曰度支員外郎曰金部郎中曰金部員外郎曰倉部郎中曰倉部員外郎曰禮部郎中曰禮部員外郎曰祠部郎中曰祠部員外郎曰膳部郎中曰膳部員外郎曰主客郎中曰主客員外郎按唐制二十四司以尚書左右丞領之左右司爲之副此皆左丞之屬也題名不及左丞者自五品以下也十二司司各

百餘人后題大中十二年十一月書鐫上石柱故自
唐初迄宣宗諸名臣多在焉唐諸司官名或改或復
或省或復置今不書所改者從舊制也書者不知爲
何人筆法出歐陽率更兼永興河南雖骨力不逮而
法度森然蓋唐世以書判取士顏元孫至以干祿命
其字樣故人多習書而歐虞褚薛一代前茅故人多
用其法也柱今在西安府文廟門內

唐堯率天經石幢一

此書大有歐陽率更法志川宗尉掘地得之一字不
損可玩也今石在志川府

唐燃燈功德經石幢一

此書在香積寺行草亦勁逸然不中與王縉作奴

唐尊勝咒石幢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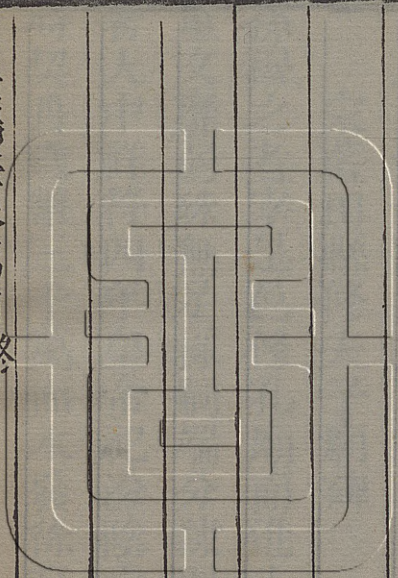
余所收尊勝咒石幢凡八紙其一爲張少悌行書清
圓秀逸蘇靈芝輩不及也在崇仁寺經堂前以木柵
罩之一字不損其一正書無名方整森嚴全習信本
而結法稍不如在牛頭寺其六紙或正書或行書都
不作惡札然不無遜其腕力也

唐尊勝陀羅尼經石幢十一

凡石幢多書尊勝陀羅尼經余既有此癖遇必摩之而擇其佳者錄之凡所錄十一紙所在詳目錄中但其書法劉慎徽僧無可書者佳餘無名姓然皆與此匹敵者也關中石幢無數或埋或斷或移作他用深為可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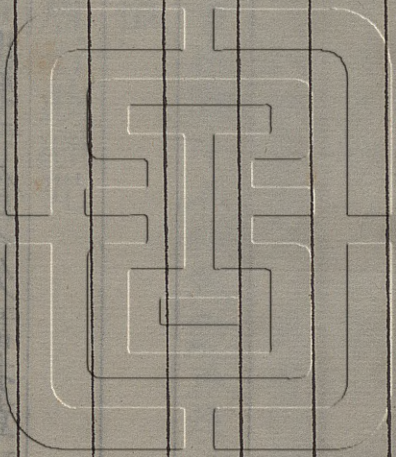
唐石鼓經咒

此以石為鼓而週刻之其文尊勝經咒也書道健有法存者不能強半鼓下作石山山上作天王鬼神以戴之斧鑿工甚奇在醴泉縣趙村廣濟寺后疑是唐初建寺時物寺僧不知護持鼓下為溷廁可慨也



石墨鐫華卷第四

終



石墨鐫華卷第五

盤屋 趙岫 子函 著

跋四十一首

宋藍田縣修夫子廟碑

孫穆之者宰是邑修孔廟而進士董儲記僧嗣端書
董文靡弱殊無足採嗣端分隸則深得唐人法者后
署大中祥符四年皇帝祀汾陰之月攷史爲二月是
時契丹歲幣三十萬而水發徐兗旱連江淮無爲烈
風金陵大火帝方且侈天書之妖尋漢武唐京之蹟

無怪其后世之不振也

宋修唐太宗廟碑

宋承五季文靡極矣此李瑩奉勅爲之者猥冗不稱孫崇望書全出吳通微昔人謂之院體院體卽如今所謂中書體蓋謂之也余謂通微書清逸有法得聖教少許結構便足名家崇望猶是通微之亞然在宋初可謂步趨唐法者矣據碑太祖于時修歷代陵廟而元美題唐憲宗廟碑謂懲于藩鎮故注意憲宗憲宗廟碑與此碑俱開寶六年立元美偶未見耳

宋刻昭陵六馬圖贊

六馬贊唐文皇御製歐陽詢書石與文德皇后碑同立陵后高宗又詔殷仲容別題馬贊于石座則贊宜有歐殷二公書也今文德皇后碑與歐書都亡而陵上馬無石座書世所傳圖乃游景叔所刻景叔序云得唐陵圖記云然楊用修丹鉛錄記六馬贊云在秦中殷仲容撰歐陽詢書又有元學士王惲跋云其說與景叔小異或用修所見乃舊石耶然一爲歐書刻石一爲殷書刻馬座實出太宗製非殷撰而歐書

也游公刻圖盛傳用修不當未見何牴牾乃爾今去
用修未百年豈舊石頓亡獨有游公刻耶景叔亦云
詢書不復見獨殷書存距陵北五里今石馬正在陵
下不數十武又無座書其非唐馬無疑然則殷書宋
時尚在今亦淪沒不可求矣非游公刻圖誰其知之
公又云殷書薛仁果作仁果以証史官之誤如此類
者尚多游公雅善臨池李靖李勣碑陰各有題字草
行甚佳而此圖序乃醴泉縣尉刁玠正書深得歐陽
詢遺意者可觀也

宋譯三藏聖教序

西域僧天息災譯三藏太宗爲序雲勝書天息災無
玄奘師之奇異太宗無唐文皇之雄才雲勝無懷仁
之手腕又無王逸少之殘墨斷楮足供其補綴時代
旣非不能超乘而上矣后之爲不朽者難哉

宋北岳安天聖帝碑

真宗旣封泰山祀汾陰而褒及恒山之神也陳彭年
故非端人語多容媚邢守元書亦習聖教而有得者
但結體太疎倘遇王縉便當避三舍矣矧右軍乎

宋重修北岳記碑

嘗見王元美稱是碑云魏公書法顏平原而時時露柳骨鋒距四出令人不敢正視亟慕而購求之既得再閱所謂鋒距四出良是但以三公較之似不無少遜顏之力整而偏得柳之奮張居顏柳間可也何至兼二公令人不敢正視乎魏公受遺二世以身繫重輕誠不可及而于書家嫡派恐不敢過枉也

宋勸慎刑文碑

此宋晁迥述自古酷吏循吏之報應以爲用刑者勸文冗似點鬼而書方整勁拔有歐陽率更法稍遜其遒逸耳碑無書者姓名以后慎刑箴碑証之當爲盧經書

宋勸慎刑箴碑

迥旣作慎刑文又爲是箴刻石永興軍文宣王廟卽今西安府學碑立于天聖中是時迥判西京己年八十餘矣召宴太清樓旣而獻斧屨慎刑箴是此耶中多爲長吏語似非上天子者迥爲殿中丞時失入死囚奪二秩故晚年津津慎刑如此耳書碑者進士盧

經大有歐法并可存也

宋清淨護命得道經

此碑首清淨經次消災護命經次生天得道經書者始平龐仁顯全習皇甫碑法虬健絕倫置之唐人名書中殆不可復辨但經首乃作菩薩畫像何也

宋摩利支天并陰符經

此碑首摩利支天經前作佛像次黃帝陰符經前作黃帝問道廣成子像畫俱不惡書者爲汝南袁正己亦能習歐陽率更法者因以見宋初諸人猶步趨唐矩也

宋郭忠恕三體陰符經

忠恕三體陰符經其二大小篆其一隸也忠恕篆筆匹徐鉉而稍英公又兼工小楷畫品入妙其后又能仙去不死真異人也余不得見其小楷與畫而于是碑亦足以窺其一斑矣

宋篆書千字文序

英公子篆書獨推李監而陶承旨穀此序亦云陽冰死而夢瑛生其然乎序書出皇甫儼手可謂升率更

之堂者

宋夢瑛篆書千字文

瑛書全學李監未似孫敖而袁正已隸書方勁有歐法與陰符經同非嘉祐以后人所及也

宋夢瑛十八體書

黃魯直云李龍眠得金銅戟于市漢製也泥金六字字家不能讀蟲書妙絕于今諸家未見此一種乃知唐京度僧夢瑛皆妄作耳然則今所傳十八體出英公杜撰欺世非古實有之也音釋分隸頗有批法碑首載贈詩正書亦勁健皆是英公手耶如此公亦非孟浪者矣

宋夢瑛偏傍篆字

夢瑛在宋初自負篆書故作偏傍字源書而著跋于后大要于李斯諸人皆加駁獨推重李陽冰耳而不免爲后世吾子行所譏至謂無所師承卽郭忠恕與之同時英所推轂今觀其報書云何人知之惟英公知之似舍不足之意英豈爲不解也者附其書于跋后何也但其書跋語書忠恕書俱正書大有信本

皇甫碑法始知十八體釋文并贈詩都出其手無疑也余合數碑觀英公書似當以正書第一篆次之分隸又次之不知具眼者謂之何

宋夢英夫子廟堂碑

英于篆體偏傍二石皆繫跋語與忠恕書皆作正書皆方勁有法而此碑忽爾蹶張全用柳誠懸玄秘塔法不師其遒勁而師其粗疎所謂真惡札也米南宮可作請以是質之

宋登太山謝天書碑

帝旣侈言天書之妄復爲太山之封而作此銘述太祖太宗以及其身語多浮誇文亦拖沓正書僅能方正無少鉤磔想帝亦不能辦此或王旦輩爲之潤色而尹熙古之流握管耳碑方廣幾埒開元帝太山銘字減小不能強半而文筆手腕則不啻泰山之于鄒嶧矣

宋華嚴寺文殊閣碑

閣是杜順禪師藏肉身處宋人重修英公爲記何潤之書英公文靡弱但公自任篆書者其正書極佳乃

使潤之書潤之行筆亦不惡結體疎耳未足辱吾寶藏也

宋興平縣保寧寺碑

知遵鑄鐘建樓亦僧臘能事本不足多冉曾爲碑爲書蓋其徒張大之耳曾文有五季之靡而真行精健大有聖教序法是宋書中之錚錚者

宋宣聖文宣王贊

此真宗東封還過曲阜奠孔子而作碑二方上刻御製贊下刻加號詔真行書無名氏疑亦書院待詔尹熙古輩爲之雖不離院體而亦有聖教遺意據碑奉勅諸道府州監各于文宣王廟刻贊并詔不止曲阜余所收乃曲阜碑蓋他處易燬而孔林獨存耳

宋修兗州文宣王廟碑

呂文穆廷試第一後爲賢相此文殊弱不稱白崇矩書大似孫崇望而遜其圓逸二人皆以書待詔者見一時所尚如此

宋玉峰軒記

呂大防總管永興軍創軒于興教寺陳正舉爲之記

石鐘山記卷五
大防名在青史與弟大忠等考禮定約至今傳藍田
呂氏鄉約不替獨以軒以記哉今軒已亡記猶在寺
壁文與書俱不足稱也

宋二十六峰賦

四明樓昇令嵩高賦少室賦不足道而書者爲武林
僧參寥極得坡公臥筆法適勁古雅卽令坡公見之
亦當首肯

宋絳州夫子廟碑

聖教序蓋唐文皇從右軍墨蹟集之而又獲懷仁善
手故能師法百代此碑從刻本摹集僅形似耳無論
不及聖教卽以較吳文斷碑又隔一塵矣

宋于真菴記

此徽宗爲道士于元隱羽化作都轉運使任諒撰記
而集唐歐虞褚薛顏柳李陽冰諸書者也亡國之君
尚虛無而忘政治無足言者其書歐虞褚居十之七
顏柳薛才間出或以顏柳字大不倫薛書少故耳李
則獨以篆額集刻俱善但書而百衲殊不足觀存之
以備一種

宋集右軍牡丹詩

牡丹詩較絳州碑差覺風流而老勁處不如時有二筆纏綿者右軍帖中廿此也

宋普濟禪院碑

碑在汧陽于侍御永清始獲之亟稱賞以為不滅聖教余得一紙觀其書非惟不及聖教抑且不及隆闡法師碑時代為之非書者責也書者為僧善偽署曰習晉右將軍王羲之書其年為大中祥符此時蘇黃四家未出故書雖遜古猶有唐風

宋承天觀碑

觀在真寧縣唐開元中建宋大中祥符中奉勅重修而尹熙古書之者也熙古書院待詔書正與汧陽普濟碑同而此出隆闡碑為多碑稱勅造之由開元帝夢羣仙使求之得石象二十七于此事與京元極類攷唐地理志縣本名羅州以得石象故改真寧云

宋刻僧彥修草書

彥修草字詩李不緒刻之于石曰筆力適勁得張旭法今觀其書殊無一筆似張長史者王元美曰如淮

石邑銘卷五
陰惡少年風狂跳踉良是

宋鈔高僧傳序

陶承旨文全乏蘊藉英大師書徒爾矜張俱非當家善乎元美氏之言曰陶法門之畫葫蘆者英筆塚之盜枯骨者覆以易矣

宋僧靜已書偈語碑

此與鈔高僧傳序碑并在西安府學俗并呼鈔高僧傳余視之乃某禪師所述偈語語非上乘而書出僧靜已行草甚類英大師疑二碑同時建靜已英之徒

也然不免惡札

宋修周武王廟碑

此廬多遜撰孫崇望行書亦開寶六年建蓋與唐太宗廟同時修葺者廟近王陵今廢圮碑不知何時移咸陽城中

宋修周康王廟碑

宋祖葺前代帝王寢廟文武成康皆有之今碑存者獨成康耳而康王碑斷泐不可讀開寶六年建黃遜浮撰孫崇望行書亦與唐太宗廟碑同時而王元美

不學錄卷五
題憲宗廟碑謂宋祖注意憲宗蓋未見周成康唐太宗諸碑耳崇望待詔書院者一時習尚故不離通微院體也

宋修唐憲宗廟碑

余收宋祖修古帝王廟碑周文武唐太宗暨此凡四而此最后得趙口撰張仁愿書仁愿與孫崇望白崇矩尹熙古皆待詔書院王元美所謂文與書俱拖沓不足觀者但宋祖以談笑得天下而于古帝王陵廟盡加崇飾忠厚開國規模宏遠矣其事在開寶六年未幾鼎成使得竟其志幽燕何足煩一舉也惜也

宋贈夢英大士詩

贈英公詩者三十餘人陶穀宋白蘇易簡郭忠恕諸人皆在其中而備諸惡道無一首合作宋初人口語如此無論初盛何可令許渾見也書手出廬岳僧正蒙得誠懸法以英公廟堂碑觀是其相知之深者故欲有効于英耳詩中書劉侉作劉靈

宋太平興國宮碑

有神降于鳳翔本無稽之言而侈大之其天書之前

篆乎徐常侍文纖靡直是五季遺習張振書亦拖沓
不堪與孫承望雁行當是崇
望見前

宋同州龍興寺塔碑

寺建自隋而重修于宋開寶之末檀那楊繼宗也碑
內有云府主連帥太師者有曰通總隴石公者有曰
觀風譙郡夏侯公者皆不可攷作碑者名帖而不言
其姓亦無從知之書者并無姓名書法率更方整有
之適逸不如也

宋復唯識解院記

唯識解院者藍田故龍泉寺也有洪集者與姚氏共
復之而爲之碑碑文寥落耳書或正或行或草或兼
一二筆小篆分隸其草又時作渴筆極奇怪適倖似
魯公誠縣而時復出入但記者爲豫章黃口闕其名
書者爲瑯琊口口元闕其姓名二字題額者爲鄭口
口闕其名立石者爲口大雅闕其姓諸人名姓無一
全者獨刻者張遵姓名亡恙人固有幸不幸哉

宋賜西岳廟乳香碑

高紳轉運荆湖奏請勅賜南岳焚香而四岳并及之

石邑金石錄卷五
據碑南岳諸殿日破乳香一兩西岳諸殿共十一處
乃日破半兩古人焚香其儉如此且所焚乳香非今
香也碑正書亦有柳誠懸筆意

宋樞密趙瞻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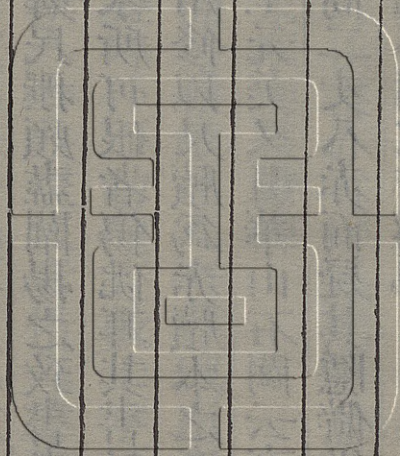
趙懿簡公瞻敝邑人卒葬城南四里塋地爲耕者所
侵殆盡碑仆而泐僅有數十字可辨觀其書法勁健
知書撰人必非沒沒者惜先達爲敝邑志不收其文
遂無所攷爲之一慨

宋游師雄墓志

游公表章古蹟自周秦以及唐無不有題識至今尚
存焉志亦云然志多與史合蓋修史時采志語入也
志張舜民撰頗盡闡揚之致書者邵鴈清圓秀勁大
足名家所可恨者傷佻耳其書只尺作只赤赤與尺
通楊用修以尺牘爲赤牘本之禽經雉上有丈鷄上
有赤王元美又引華山石闕云高二丈二赤平等寺
碑云高二丈八赤而疑其隱僻欲改作尺牘據此志
則宋已多用之非僻也

石墨鐫華卷第五

終



石墨鐫華卷第六

盤屋 趙岫 子函 著

跋四十一首

宋蔡襄萬安橋記

王元美云萬安天下第一橋君謨此書雄偉迥麗當與橋爭勝結法全自顏平原惟策法用虞永興耳余觀此書雄偉迥麗實有之而結似平原無其緊密策似永興無其秀逸時代為之非君謨罪也

宋蔡襄荔枝譜

此閣中刻刻手不佳而君謨正書猶有承興遺意蘇
黃米三家不及也評者謂土偶蒙金寃矣

宋蘇軾書醉翁亭記

此新鄭公得之徽廢邸者公命摹刻摹者文壽承故
能縱橫自如字字不失真態其真蹟一入江陵再入
大內今世所傳乃摹本耳王元美再三致疑初以爲
不似公書公沒后有王逸老者自欲出懷素上或是
其筆又或陸務觀張溫甫輩戲爲之后又云渴筆縱
筆拂策磔掠有折釵股屋漏痕法以爲公與到書則

又不類又云趙吳興宋昌裔沈啟南吳原博跋是入
石時壽承作此伎倆無一真者當盡割去之以備一
家余蓄有此帖亦時展玩其中無一筆類長公者但
此君筆法雖不能盡脫宋習却勝長公何不自顯姓
名而署長公耶殆不可曉然謂或爲長公典到書則
斷無是理也諸跋非真亦似有據第無從証之

宋蘇軾書上清宮詞

上清宮卽徐鉉作碑述神人降于鳳翔者今在盤屋
盤屋昔屬鳳翔子瞻判鳳翔過此要子由同賦薛紹

彭請書刻石適逸豐美比公他書尤勝石舊在本宮
一道士院中斷爲二余與余友徐宣伯偶過觀之搨
二紙其后邑侯王公之榭移置衙齋作磚亭焉

宋蘇軾書樓觀詩

詩刻在唐靈應頌碑側適逸可觀元人以磨泐別摩
一碑今時搨者是元刻原碑側字雖不可搨而視此
霄壤矣詩則余不敢知爲何語也

宋蘇軾仙遊塔題字

塔上有唐畫天王鬼神子瞻謂非吳道子不能而題

其下方

云

書雖用臥筆而時作渴筆甚有素師藏

直律公二帖意比公他書不同卽上清詞亦當遜其
俊爽

宋章惇草堂寺題記

子厚與子瞻遊而題此書亦用臥筆間作渴筆遊絲
法亦適逸可存也

宋蘇元老龍洞記

元老深得君家臥筆法此記亦似之石泐不可讀間
有存者數字耳

宋蔡京草堂寺題記

蔡太師故非端人而書自不惡此自龍圖閣出知永興軍祀高觀潭題者考其時與章子厚相繼而至書雖遜子厚乃兩人濟惡政當同觀

宋米芾蕪湖縣學記

米顛大言于書家少所許可而自作此扎側筆縱筆雖極雄傑不免粗疎王元美乃稱其有千金蹀躞過都歷塊之氣恐未敢信也

宋米芾第一山大字

此刻在盱眙縣中南樓觀石乃摹刻耳縱逸飛動殊有一夫當關之勢

宋黃魯直狄梁公碑

自古正書法無作傾側筆者晉人法在態中故圓而多逸唐人態在法中故方而多道宋初諸人猶遵唐矩四大家出而唐法盡變競為傾側矣魯直其尤甚者而昔人乃謂狄公事范公文黃公書為三絕即文正文篇法靡弱與黃公何絕之有試以視裴公文李西平而誠懸書為何如毋言蔡中郎之于郭有道也

宋黃魯直夷齊墓碑

余始謂黃書傾側盡變唐法又得此碑而不覺失席也碑乃黃書而無一筆類梁公碑者法全出褚登善聖教序瘦勁絕人策拂鉤磔幾無遺恨但結體疎少遜登善耳疑一人手腕豈其懸殊若是且黃他書俱與此不類何也今世字學出蘇黃者強半遂令唐法不傳不知黃故自能傳唐法者也至如碑稱夷齊之不立必其宗與國人不說者又云二子之事孔孟之所不言不足信則宋人迂謬之談往往如此

宋黃魯直了元歌

唐故騰禪師作語俚甚似于禪家宗乘未見一班書亦劣無姓名世謂爲魯直疑非是

宋黃魯直草菴歌

此書作行筆稍勝狄梁公碑偏強傾側總不及夷齊碑石頭和尚口語亦殊鄙儻不足再觀

宋薛紹彭詩刻

虞學士集評書謂坡谷出而魏晉之法盡米元章薛紹彭黃長睿方知古法又云長睿書不逮言惟紹彭

最佳而世遂不傳米氏父子世學其奇怪據此似于坡谷之后獨取紹彭也今中南樓觀有紹彭書詩刻余凡得五紙其一書唐人玉真公主莊玉真觀諸詩小楷法出入黃庭涑神無一毫滲漏其一書蘇子瞻詩其一書其叔薛周詩其一書王工部詩其一書一絕句字稍大或作真行其法皆自晉唐絕不作側筆惡態真可寶也紹彭號翠微居士其父師正重模定武蘭亭其子嗣昌刻智永千文蓋世有書學者伯生之鑒精矣哉

宋李駒遊中南詩刻

李駒通判秦中畱題中南而鄴令崔珙書刻石駒詩珙書皆不離宋人本色畱之以見時代之下人自不能使超也崔珙是又一人非唐廢相起判鳳翔者

宋草堂寺舍利亭記

記作分隸書腕自遜古而時有一二筆效唐以前人者不堪抵掌

宋慈雲寺集右軍書詩

此晉之玉兔寺志應請之張仲尹詩之靜萬集右軍

書之集書起自文皇聖教后之興者蔑以加矣此書尚不及絳州碑僅存形似耳詩則余不敢知也

金普照寺興造記碑

唐文皇曠世雄才削平海內以其餘力恣意臨池其臣又有率更永興輩共成之故能集書聖教師法千秋自此而后集書未有及之者普照碑建自金源當兵戈草昧之后有仲汝尚文頗盡致而集公權書方整遒勁緊密處殊勝公權自書不啻與聖教代興碑署仲汝義刻疑集書卽出其手不有君子其何能國

金之謂矣碑云寺是王右軍故宅未辨真僞而王元美直以爲淮南公捨是又增一妄也

金趙秉文草書刻

趙秉文金禮部尚書號閑閑居士嘗爲張天錫序草書韻會云徘徊閒雅之容飛走流注之勢驚竦峭拔之氣卓犖跌宕之志矯若游龍疾若驚蛇似邪而復直欲斷而還連千態萬狀不可端倪亦閒中之一樂也觀此則其自負可知而此諸詩草法頗似鄭駙馬心經王元美謂不中素師作奴者然則閑閑其不免

元章重儷之謂乎

金博州重修廟學記

王庭筠在金與趙秉文党懷英輩同負書名而庭筠酷似南宮此書是也攷是時庭筠父遵古實成廟學事王去非記之而令庭筠書之故尤為得意篆額者卽懷英也

金博州廟學碑陰

此亦王庭筠書其父記字差大結構風骨似不及前碑

金中岳廟碑

此碑正書方整適勁蓋習清臣誠懸而兼運以永興者于金碑中最為妙品書者名郝史不立傳亦無書名觀其結構王庭筠輩似不及也党懷英號為能書乃任篆額不任書知郝書在當時亦自知名碑立于大定中與博州碑同時世宗勵精政事頗稱太平故以其暇得修祀事耳

金都統經略郎君行記

郎君稱皇弟無姓名天會十二年記當為太宗之弟

按金史世祖子十一人自康宗太祖太宗而外尚八人未知誰是碑一字不能辨蓋女直字如是王元美所錄明王慎德四夷咸賓八字正與此同法而此凡一百五字后有譯書漢字具錄左方亦一異也字刻乾陵無字碑上

父山銘銘表為酌蚌淵野及契柱牌奕史坎性狗天繼天繼文繼天
儉窮燭矣然更傍於聖嚴朕以燄燄黎黎罪非罪疑於似款掛及
務餘矣燃地油灼劫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疑
鎮毛至捷焚平發及碑毛宅兵塚兩

融何殊於松燄然燕融於松燄航松於燕恢於南辰穆

大金皇弟都統經略郎君嚮曰疆場無事獵于梁山之陽至唐乾陵殿廡頽然一無所睹爰命有司鳩工修飾今復謁陵下繪像一新回廊四起不勝欣懌與醴陽太守酣飲而歸時天會十二年歲次甲寅仲冬十有四日尚書職方郎中黃應期宥州刺史王圭从行奉命題

右譯前言

元集顏書默菴記

默菴者道士邢道安所築而趙良弼爲之記菴當樊川之上景色殊佳記亦簡盡可讀集書亦是懷仁之流亞也但苻秦釋道安居川之東南今洞存而邢亦名道安豈其後身耶良弼兩副廉希憲商挺爲陝西宣撫叅議后陞行省叅議未嘗爲宣撫使而蒲知常跋曰宣撫使蓋尊稱之詞

元趙孟頫孫公道行碑

此趙孟頫書雖出李北海而加以婉媚所可取者生宋四家後能一變其傾欹筆耳以方北海北海瘦而

勁拙于藏鋒承旨肥而緩巧于取態而元美謂姿韻溢出于波拂間蓋能用大令指于北海腕者其然乎他日又曰承旨可出宋人上比唐人尚隔一舍此則定論也

元趙孟頫勅藏御服碑

此碑亦婉媚大都如前碑而稍遜其圓逸御服者元成宗感異夢而以賜孫德或于萬壽宮者也今尚在道士所時出觀之訛爲王喆衣者非

元趙孟頫番君廟碑

此承旨暮年筆亦覺老勁而不及孫公碑番君者長沙王吳芮也無大功德而二千年后尚祀不絕何也

元趙孟頫裕公和尚碑

福裕無他異行至贈儀同三司胡俗乃爾承旨書不甚如意圓熟有之而姿態不足亦不及孫德或御服二碑

元趙孟頫玄元十子贊

中南樓觀有此碑石理惡泐已甚字之存者形似耳南中聞有此碑未知誰是真本

元趙孟頫佑聖觀記

王元美謂此書規摹北海余得一紙一字不損而肥緩殊乏筋骨摹本耶聊存之以俟知者

元重陽仙蹟碑

姚牧菴恽追書金劉祖謙文文頗蘊藉而書全法顏不厚但波拂鉤磔稍不及因以知勝國時不乏能書者也

元重陽教祖碑

王重陽在金遇異人度爲全真其徒邱處機輩爲張

大其說而行之其道以全真而兼禪者此碑為密國
公壽撰李道謙書書亦模倣平原然尚不及姚璉仙
蹟碑

元馬丹陽碑

丹陽王喆高足弟子也與其妻俱得道王利用為碑
孫德或書文頗詳腴書亦有平原遺意但用筆過肥
不免墨猪耳

元蒙古字碑

重陽萬壽宮元碑無數皆以蒙古字書而以漢字譯

之蒙古字法皆梵天伽盧之變也故皆與佛氏真言
相類其書亦有佳者有不佳者其署年月處用雙鉤
書如今世傳飛白字王元美所載韃靼八字又若符
篆草書與此不同不曉何故但歷年既久敝邑有力
者多以此為胡碑取作他用今存者尚五六碑不能
悉錄僅錄一碑文十年月字并譯文具左方與郎君
行記同作異觀

元馬丹陽碑
王喆高足弟子也與其妻俱得道王利用為碑
孫德或書文頗詳腴書亦有平原遺意但用筆過肥
不免墨猪耳

長生天氣力裏天福蔭護助裏皇帝聖旨軍官每
根底軍人每根底管城子達魯花赤官人每根底
往來使臣每根底宣諭的聖旨成吉思皇帝月濶
F H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S T U V W X Y Z

長生天氣力裏天福蔭護助裏皇帝聖旨軍官每
根底軍人每根底管城子達魯花赤官人每根底
往來使臣每根底宣諭的聖旨成吉思皇帝月濶

歹皇帝薛禪皇帝完澤篤皇帝曲律皇帝聖旨裏
和尚也里可溫先生每不揀甚麼差發休當告天
祝壽者宣諭的有來如今也只依在先聖旨體例
裏不揀甚麼差發休當告天祝壽者麼道奉元路
大車陽萬壽宮裏并下院宮觀裏住的先生每根
底執把行的聖旨與了也這的每宮觀菴廟裏房
舍裏使臣休安下者鋪馬祇應休著者稅糧休與
者但屬宮觀裏的水土人口頭疋園林碾磨店舍
鋪席典庫浴堂船棧車輛不揀甚麼他的更漢波

甘澇等三處水例甘谷山林不揀是誰休倚氣力者休奪要者這的每却倚著有聖旨麼道沒體例的勾當休做者做呵他每不怕那甚麼聖旨虎兒年七月二十八日察罕倉有時分寫來

至正十八年八月日

至元十四年五月日

右別二碑署年月字如此

元重修說經臺碑

李道謙文記修說經臺事并及老聃之道纒纒數千言格雖卑冗意亦詳盡如謂孔子師承老子孟子不非蒙莊又以武帝信方士淮南好黃白隋唐行符籙至丹藥奇技悉附道家為亂老子皆殊有旨趣碑書出李志宗真行不大佳道謙正書教祖碑雖近墨猪而亦頗適律何不自書乃使志宗操筆耶

元希聲堂碑

希聲堂元建在說經臺北下一級今廢而建閣獨朱

象先所爲碑存碑詞卑不足觀而杜道堅書非隸非分去古益遠于法益懿如吾子行所謂挑拔平硬若折刀頭者不復可得殊令人有韓蔡諸人之想

元文始碑

此杜道堅撰書文始先生者尹喜也今殿與碑尚存詞本蕪冗而書與希聲堂碑正同亦弱不足存也

元篆書道德經碑

余所蓄篆書神禹碑壇山石有疑非真者石鼓文出史籀手披之恍遊三代下此則李陽冰縉雲城隍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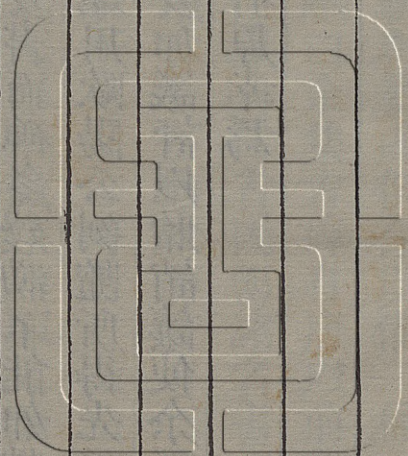
記爲最蓋其字細而道飛動如神歐陽公乃以細疑之不知篆正以細爲佳如李斯嶧山翻刻子美有肥失真之謂夫肥爲失真則其真正當瘦勁如縉雲碑也不然先塋三墳亦陽冰手筆何一經翻刻亦肥失真耶其餘如英大師郭忠恕雖甚誇詡終遜古人高翻者李道謙稱其善于古篆此書雜出韻籀款識古文大小二篆沾沾自喜尚不堪郭忠恕一嗤者暇日與諸篆碑同觀而題此于后不知于法當否

元正書道德經碑

此似出杜道堅李志宗輩而無名氏如枯樹枝無復生意聊與篆碑俱存以備一種

趙岫曰余集古碑自唐以前雖斷殘必錄至宋以後便擇其佳者國朝諸名書不敢概及以待後之博雅君子亦猶歐陽修趙明誠之不及于宋也且以余所見錄古碑者自歐趙而外多憑耳食致使後之人無所徵信如鄭夾漈之金石略朱長文之古碑考曹明仲之格古要論紕繆十五何以稱焉求其考據精審者于宋莫若黃長睿于明莫若王

元美余么齋雖不能望二公然寧遜博之名不敢不求精之實其撰書姓名所在州郡苟非目見不敢妄書而碑多殘泐不能如趙明誠之以年月敘也遂用歐陽公例隨所得先後略分世代而已至于妄加譏評以貽誚讓使余不佞藉是以不朽抑亦有厚幸焉



石墨鐫華卷第七

附錄

熬屋 趙岫 子函 著

訪古遊記 三首

一 遊中南

余自髫年耽古法書沈石永篋仲又謂余集帖數經
臨摹其于神無復存者獨漢唐古碑為可重耳余心
是其言而習足一隅以不能博收為恨今五十矣中
壽余將就木焉其於腐肉朽骨何有且余最喜山水
探奇攬勝又以不得同志為恨戊午夏四月作石墨

鐫華示王甦允濂允濂曰丈人于近道古碑恐有遺者寧可令歐陽修趙明誠諸君見乎因歷數所見數種余謝不敏要允濂欲與借出從九峻而東遊城南遵太乙尋草堂道鄩杜允濂喜甚解衣起舞曰是所願也遂治餼糧從長安呼一善搨者李守才至將發允濂又請曰丈人居近南山如重陽宮宗聖觀仙游寺據勝地宜多古碑盍先一觀乎余領之翌日乘一小馬搨工與二僕負楮墨從由南時村成道宮成道謂王重陽重陽名詰成道于此有仙遺海棠花記記

所畱海棠活死人墓字出趙秉文書又道行諸碑皆不足觀南出得小逕望重陽宮樓閣出樹杪旭日初升谿水與林光相射不覺灑然至觀諸碑森立唯趙承旨所書勅藏御服孫德或道行二碑可錄李道謙書教祖碑王元美所稱精勁有法者暨姚燧書重陽仙跡碑次之蒙古字碑甚多不能識元美宛委餘編所載數字視此如石家珊瑚矣余爲一詩已呼道士出所藏御服製以宮段正秋香色針工精密可左右衽夷風也此服賜孫德或者碑載甚明傳者以爲

王重陽重陽金人成道后久而元爲之建宮安得服
元服德或死葬南山墓曰孫真人神道碑存傳者又
以爲孫思邈皆殊可笑也余爲一詩已至宮前龍虎
殿猶元構木石粧塑皆非今所有丹堊銷沉左壁上
方字數行余目不能遠視王甦借一梯讀之云粧鑿
功德主本富提舉孫道和曹漢臣塑胡君貴粧后題
至順三年十二月三日字且漫滅遇余而顯亦三人
者之幸也向使更數歲不復可尋矣因與王甦歎慨
者久之翌日遊樓觀其上太史伯陽父與尹喜說五

千言處爲說經臺其下唐開元帝夢老子得真容處
爲宗聖觀宜多唐以前碑今止靈應頌一碑頌真容
事天寶間戴岐分書刻北面南面刻宗聖觀記唐人
分書甚佳但經元人翻本滅弱矣碑側蘇軾書詩并
弟轍詩歲久剝蝕尤人別摹一碑法視碑側字亦滅
又員半干撰碑分書亦翻本皆不大佳其餘如繫牛
栢記文始殿碑殿壁間宋人諸詩又其下者余止令
搨靈應頌碑而與甦上紫雲樓樓壁間元人畫山水
極奇偉二十年前尚亡恙今爲亡賴子拭去題惡詩

殊增懊恨獨七真殿壁金碧猶存奇偉不減樓壁間
畫似出一手者既而摩石犀窺玉井登經臺由呂公
洞攀顯靈巖臺上米芾第一山大字趙孟頫元十
子像贊疑皆摹刻又元人正篆二體道德經皆不大
佳而顯靈山新作玄武廟碑則余所撰余謂此山稱
顯靈卽老子真容出處不知何以貌皇帝謬甚語具
碑中已從聞仙谷將還東至會靈觀觀側葬塔皆宋
道士塔銘剝落不可讀觀中關元帝夢真容碑蘇靈
芝書經翻刻余別收易州一碑亦靈芝書中載姓名

與此小異而刻勝之碑陰蘇軾與章惇共遊題字亦
適逸時日薄暮陰雲四起亟鞭馬馳中途雨至衣盡
沾濡王甦衣單衣以一襖抱持所搗碑惟恐雨入殊
有趙子固寶蘭亭之致余大笑爲一詩翌日又遊仙
遊寺寺傳是隋文帝避暑宮唐韓均平詩仙臺初見
五城樓者卽其地也今爲寺入黑水谷五里萬山廻
合仄徑依黑水而行大勝樓觀但剏造殿閣不及耳
寺下潭曰黑龍停泓淵碧洞賦人心聞宋時每歲遣
中使投金龍于中居人言昔深不可測今亦漸淺矣

滄海爲田當不誣也潭上架一木而過則馬季常讀
書洞史稱季常從京兆摯恂隱于南山之陰博通經
籍豈卽其地耶而殊偏側不可居不曉所出洞前玉
女泉玉女謂秦弄玉與蕭史吹簫于此仙去語近誕
泉卽蘇軾剖符所調水亦無他奇但經軾品題遂貴
耳寺前小塔俗云通水塔塔上唐人畫天王鬼神軾
以爲非吳道玄不能今畫與軾題書世稱雙絕越泉
洞而上高山障之有徑西出廻視殿閣參差山林掩
映龍潭激流鴈塔高峙宛然董北苑筆蓋山之勝至

此殊絕矣余觀已與王旌小坐寺中爲一詩其他不
及詩而歸是役也爲日三得唐碑一元碑佳者三塔
畫一蘇軾書字二翻刻唐碑二爲詩五言古二五言
律一五言排律一

二遊九嶷

旣而將遊九嶷求文皇附輦諸臣碑憶馬嵬北五里
有隋李使君碑余昔自奉天過看低回久之恨無搨
工遂渡渭先之馬嵬舟中指北芒阪上漢帝諸陵往
往在目廢邱古城尤近短棹長波相爲鼓盪余興發

以一詩寫之至馬嵬不及授餐詣碑碑隸書稍孫漢法而不甚闕獨闕使君名攄碑云季父琰之琰之見魏書使君封安喜縣公官亦不卑而隋史無傳不可攷余爲一詩居人有以茗進者先置石蜜數匙于甌而注之甘苦相戰不曉何物余戲謂王甌倪迂以糖點茶怒人不知其味倘飲此不稱善乎相視大笑翌日馬嵬人競攜食過余索余書置墨如竈突烟筆如髭髮老而酒肉滄父雜坐于傍間以竊語余爲逆書數十紙顧視似閬立本內苑池上作畫時但對此曹

差少羞澀耳是日欲爲馬嵬懷古詩意興殊惡翌日乃于馬上成之過延長寺抵儀門村訪荀子好善去昭陵漸近亭亭一峰已當吾馬首恨不卽攜謝眺驚人句朗吟其顛矣荀子者二十八舉于鄉余以白頭老子對之不覺面慚爲一詩以贈是日卽拉荀子至昭陵十里高生家高生名儼暨姪爾舟余故人先是余數語以昭陵宜有殘碑生已爲問得數種以語余翌日攜玉甌允濂荀子好善高生儼爾舟聯鑣而行比一里許得許洛仁碑碑書不大佳又比半里許得

薛收碑似昭仁寺碑駸駸有伯施法折而西一里許
爲趙村村有廣濟寺寺后石鼓唐人書尊勝經咒精
健絕倫止存十三攷長安志圖有石鼓興宮而不言
所以從趙村北行八里許爲莊河村村中間有一碑
未至先于道傍冢得姜遐斷碑及至村觀碑則段志
京碑行間一牧羊兒云碑甚多余犒以金使導東行
數十步田間又橫一碑則監門將軍王君碑又東行
數十步一碑無字亦無冢蓋土人平之而并磨其碑
耳以圖攷疑是長孫無忌碑又東行半里許爲劉洞

村流水界之渡而東一碑則房梁公京齡碑褚河南
正書雖存者無幾而明珠寶玉片屑已足襲藏矣世
但重褚河南聖教序而此碑則沉埋斷莽間悲哉又
東數十步高士廉碑在焉又東數百步李靖碑在焉
撰書姓氏殘缺與諸碑同而上半完好靖冢作三山
形文皇以象其功土人謂土三家李勣冢亦如靖土
人謂下三家二冢南北相去不二里勣碑高宗御書
高二丈餘嶄然屹立與溫彥博碑揭者甚多土人捶
其字殆盡彥博碑在靖碑北數十步歐陽詢書法視

皇甫九成化度最爲得中而不復可搨余爲咨嗟者久之是日亭午餒甚就西峪村李氏市食李氏食余而返其值已小坐一廟東南望古冢相連碑甚多就之則褚亮碑阿史那忠碑張後胤碑孔穎達碑豆盧寬碑張阿難碑鱗次都不百步書與段姜等碑皆有法而孔穎達碑極類虞伯施但結構小疎昔人謂爲伯施書非也穎達卒在世南后不應世南作書當是習世南者書之然已優孟矣旣而又得蘭陵公主碑于老軍營之西北得馬周碑于狗村之東得唐儉碑

于小陽村之北碑旣多佳余且觀且行搨工遂不相及余語諸君期以三日畢搨乃登昭陵皆曰諾方余之過莊河村觀殷志哀碑也有趙生文奎村人也聞余至遣要余余謝不往趙生則自追余西峪村余翌日至其家主食其鼎烹僕食其蔬粟馬食其芻菱久無倦色余遂安之爲一詩而令王甦搨工盡搨諸碑孔穎達碑螭首嵌空處有至正四年三月顧游特看此碑墨書十二字積泥土中拭視如新是一奇也方搨而王甦馬忽逸追之馬止處一碑仆地王甦語

余募人起之乃崔相公敦禮碑大半完好是又一
奇也余既不卽行則爲訪求殘碑仆者起之埋者出
之存額者搨額尉遲敬德碑自額以下埋土中聞十
五年前令尹芮質田掘而搨數十紙余出之了無一
字蓋土人于芮君搨后種而瘞之耳又山半數冢土
人謂宰相墳仆一碑傳是魏鄭公碑山東半數冢土
人謂亂冢坪仆二碑余皆起之則與尉遲碑同不知
何年種而仆之也余不勝嗟悼爲一詩弔之又告
我以陵北四十五里叱干村有乙速孤公碑者余興

欲飛趙生語余勿行是天將雨余怪之趙生指門前
溪水謂余水縮雨微也蓋水從巴谷出村人鑿山引
之灌田田皆畝一鍾而以其盈縮占雨甚驗余猶弗
信已而陰雲忽起大風拔木驟雨如注山谷應響水
泉皆溢如秦王破王世克歸洛鐵萬騎二十五將后
從鼓吹聲震長安中余亟爲短歌歌之以敵其勢翌
日稍霽余與諸君乃上其道有二東曰御道稍平蓋
唐帝謁陵所由西道仄近莊河乃從西道土人謂有
馬鞍險恐余不能過余至則履若平地然九峻中一

不異金石卷一
峰爲太宗葬處是曰昭陵高不敵中南一小峰而土人遂以爲險絕真井魚見也余旣至峰下觀歷朝祭碑與翁仲或側或仆獨六馬皆以片石刻其半左右列各三攷歐陽詢書贊刻石殷仲容又書刻馬座今馬身半刻而無座字製亦不類唐人且太宗以天下全力豈難作一石馬而半刻之耶姑存以待博物者自此益斗絕余獨衣短衣而上王甦先登余老力衰爲之徐行荀子先至馬鞍山已憊不能置足余掖之至此益憊余又掖之相視而笑旣達其巔則分東西

二峰見地脉從啞峒來至此界以涇仲山嵯峨障其東涇出山后滑遶其前南則中南太乙巨若列屏平川一帶俯視無際長安萬戶城若彈丸矣巘半石洞藤蘿翳之所謂鑿山架閣以入棺者雨驟注不得至爲一詩而下循山北行三十里爲東莊村村人朴野而能食客但其地夏寒四月麥才一尺供具不備客至便割一羊不然則割雞相氏者高生儼婦翁也競以酒食來意甚殷余領之是日午之叱干村村東二冢一爲乙速孤昭祐碑苗神客撰釋行滿正書一爲

乙速孤行儼碑劉憲撰白義暉分書地僻搨者少故得稍完亦幸已叱于村之西南又二十餘里豆盧村陳生庭譔慕余好古聞余至鞭馬觴余于叱干相見甚驩余卽碑下爲滿引數觴鄭重而別是夜宿東莊寒甚余雖被酒猶覆二被視山南別一天地矣爲一詩翌日南行緣谿上下雨氣初開日光磨盪泉聲在耳山色映人興致殊佳爲一詩遂由東道下谷口爲烟霞洞傳爲鄭子真隱居處涇陽亦有谷口此去涇尤近而漢中又有谷口不知誰是余與王子荀子高

子小坐樹下談子真事居人輒荅曰村無姓鄭者口占一絕句嗤之是日別高子抵儀門荀子宴余荀子三世同居白叟黃童一家滿坐殊令人媿羨翌日南過阿史村村亦有數大家因憶叱干豆盧阿史郇皆代北大姓而阿史郇豆盧諸人又有功于唐陪葬昭陵此必三族所居而無所考過此東望茂陵巋然壁上而衛霍諸將附焉想見武帝之盛登臨瀚海勒功燕然似不減李靖斥陰山擒頡利時而俗儒往往訾之殊爲可恨略而南阪盡得興平城城上于茂陵九

不羈金華卷十
嶮則又皆在指顧中矣余不勝感慨爲一詩而興平
于子養賢又爲言其頽宮一碑亟往觀乃隋賀若誼
碑宋人磨其陰刻作夫子廟碑元文尚存十五聞昔
曾完好一縣令不耐嚴貴人之索取槌其字過半云
已又于崇寧寺壁間得隋常醜奴墓誌書雖不大佳
唐以前物可存也是日徐明府聞而邀余飲明府巴
縣人先大夫曾貳巴郡今墓木拱矣見明府殊有風
木之感明府亦俊朗歡然道故余爲一詩謝之而屬
之賀若誼常醜奴二石乞置守焉翌日歸是役也爲

日十四得隋碑二隋墓誌一唐碑二十石鼓一尉遲
恭杜淹李思摩順義公先妃陸氏清河公主碑額六
爲詩五言古二七言古二七言律四五言律三七言
絕二

三 遊城南

歸自九嶮之明日王甦先歸長安余亦以他事不得
卽東又十餘日乃戒裝至則王甦有世母之喪余居
逆旅以俟之意殊鬱鬱適張生衍祥來翌日與偕出
安定門過演武場遊崇仁寺本名崇聖建自隋唐今

爲秦邸香火院締構丹碧長安城諸寺不及也俗呼
金勝寺經堂前有唐人德檀法師塔銘姜立祐撰石
幢尊勝神咒張少悌書皆殊絕余觀已小坐寺中先
是王甦告余以寺西一里許丁知州園掘得唐人墓
誌使求之則園已易主誌磨爲他用矣是時余居長
安五日長安中諸好余者競攜酒過余履錯于戶而
王戶部堯年別余二十年則召余飲且出所藏古碑
以贈余余得之而喜可知也又二日王甦亦戒裝攜
張茂中遊城南記偕余出永寧門永寧門西安之南

門西安城本隋唐而狹小之記所謂安上啟夏含光
諸門皆亡其故處今城四門東曰長樂西曰安定南
曰永寧北曰安遠自永寧門至薦福寺三里許寺經
廢徙非唐剏塔十五級嘉靖乙卯地震裂爲二癸亥
地震復合無痕亦一奇也僧房間寂多舊主而余
友臨潼楊師震獨買一院稱有髮頭陀居其中余曾
數訪之今師震謝世且三年院中荒落不覺潛然爲
二詩以弔出寺南行又三里許爲興善寺前據草場
坡所謂橫岡之第五爻也雍錄長安志諸書皆云隋

宇文愷築大興城以城中有六大坡象乾六爻于九
二置宮室九三置百司九五貴位不欲人居置京都
觀大興善寺以鎮之觀當在寺西寺東又有裴度宅
張權輿所謂宅據乾崗者今觀與宅皆廢獨寺存寺
后閣巍然銅佛像并轉經藏疑皆昔時物閣前有唐
大德禪師碑額閣上有故按察劉公餘澤詩按察與
余最善讀之慘然爲一詩以弔出寺東南行又三里
許爲慈恩寺據記云寺經廢毀殆盡唯一塔儼然則
今寺亦非唐剏而塔自宋熙寧火后不可登萬歷甲

辰重加脩飭施梯始得至其巔秦山涇渭皆入目中
余賦一詩求記所謂唐人墨蹟孟郊舒元興之類皆
不可得塔下四門以石爲枕枕上唐畫佛像精絕爲
遊人刻名侵蝕可恨東西兩龕褚遂良書聖教序記
尚完好而唐人題名碑刻無一存者問之僧云塔前
元有碑亭乙卯地震塔嶺墜壓爲碎段今亡矣又按
唐史高宗御製并書慈恩寺碑玄奘迎置寺中導從
以天竺法儀其徒甚盛上御安福門觀之記又謂寺
西南一里有李晟先廟碑張或撰韓秀弼書今二碑

皆亡寺前小渠曲江泉合黃渠水經鮑陂而西聞二
十年前尚有水宗侯誼汜塋在其北引水作池忌者
塞其泉竭矣由寺東南行一里卽曲江西岸江形委
曲可指皆蒔禾稼江南岸王中丞埏構亭遊賞今亦
傾圮江正北一阜故樂遊原今爲永興王府塋原下
舊有青龍寺今亦毀江頭古冢隆起數處疑非冢當
是唐宮殿基否園芙蓉池皆在江西南今不可考余
停望久之爲一詩記又謂其西北有楊尚書瑒廟碑
李林甫撰王曾書令狐氏廟碑劉禹錫撰并書今皆

亡獨其地呼廟坡頭如故又東南二里爲漢宣帝杜
陵陵下爲三趙村村中小冢鱗比疑皆帝從葬者又
東南五里爲張曲記謂有蕭嵩墓今數冢未知誰是
蓋由曲江達張曲地漸高望之自東南一帶迤邐過
長安西南皆所謂少陵原也本鳳棲原以宣帝葬許
后起少陵遂曰少陵少陵在司馬村東其西皆秦王
葬地松柏森蔚華表翁仲數十里相望焉據記張曲
之西趙村有論弓仁墓張說爲碑已斷仆無字今亡
村中有石翁仲二疑是仁墓上物趙村西爲高望有

蕭嵩父灌墓碑張說撰梁升卿書高望之西北又有
仇士良郭敬之昇平公主三碑皆當在十餘里內余
欲往尋之王甦曰亡矣乃遂東南行至龐門宿王甦
莊莊西半里爲秦惠王墓墓前掘得段府君碑碑字
皆平隱隱可讀乃唐段志玄父也碑額字亦漸平細
如處州縉雲碑似是石理漸長歐陽永叔言不誣耳
是日大雨翌日霽西南行馬首淨無纖塵山光林影
紫翠相映殊不減山陰道上行五里原盡得興教寺
據高原俯樊川玉案山天池寺在其南韋趙三像院

在其東韋杜華嚴諸寺在其西神禾原道安洞惠炬
寺橫亘其西南余與王甦坐寺門眺望爲一詩遊塔
院觀三藏慈恩西明三塔三藏銘劉軻撰慈恩銘李
宏度撰俱建初書西明銘宋復撰書呂大防所創玉
峰軒以玉案得名當在寺后原半今獨陳正舉所爲
記在殿壁間寺僧有穴居者壁間嵌古殿壁一片唐
人畫地獄變相止存閻羅王一鬼三大不盈尺而猗
獰之狀駭人心目亦一奇也下寺渡滴水尋道安洞
葬塔半傾寺亦寥落道安事無考有金人所爲碑獨

敘安生平而不及洞所始但至此西倚高崖東眺樊南之景舉目可盡茂中言不虛也又東南行過鄭家莊唐鄭駙馬乾曜後族尚百人據記鄭氏居蓮花洞在道安洞西北今乃在東南豈年久遷徙耶似不可曉自此南行抵南山普光寺寺有二一在山下一在山上下寺金碧莊嚴為長安諸寺之冠即崇仁不及也最勝者寺門內蓮花池大數畝中作藏經閣環以廊百楹遊人至此恍然有出世想上寺距下寺五里石蹬參差飛梁跨壑長松古栢翠壁蒼巖應接不暇

而莊嚴則減下寺攷寺直玉案山北是故龍池寺東北坡上有曇遠禪師塔記云上興教寺玉峰軒南望龍池廢寺則寺自宋已廢國初有無壞禪師者西方人與秦愍王有宿世緣卓錫至此山夜擊木魚聲達王宮王興之明日來見師與語王恍然悟前生事命席禮師師攜石甌炊餅石罐煮水飲食王從者數千人皆給王乃即此山為起寺居之竟證圓寂師所遺禪衣錫杖并甌罐見存余得寓目焉寺僧又為余言師化后又有一西僧貌類師來遊于此踪跡詭異或

與食食亡算或累日不食或飲之酒不醉或自遺矢
傾食中并食之一居士欲從之遊僧指矢令食居士
有難色僧笑而舍之去后所遺矢處輒生白蓮花僧
殆亦無壞之流也惜無所遇云余旣遊二寺與王甦
宿奉長老房爲普光寺并觀無壞禪師衣物二詩翌
日西北行循神禾原過惠炬寺荒落特甚下原徑杜
固有水西北流當是杜正倫所鑿尚名鳳皇嘴自此
稍西行爲杜曲懷子美爲一詩又西北爲楊萬坡夏
侯村上華嚴寺丹碧雕殘記謂有澄襟院有東閣有

元醫之居引水架閣頗極幽勝今獨斷崖敗壁而已
而倚高原瞰太乙諸山粲在目前則猶昔也寺西二
塔不知誰爲真如寺僧言昔有五塔止存二余觀東
一塔下有杜順禪師像西一塔爲清涼國師妙覺塔
俱經重修敗垣中有唐比丘圓滿斷碑書雅有歐褚
法又一僧房有唐儼尊者塔額大字又有夢英撰碑
何潤之書記文殊閣藏杜順肉身今亡所在而杜順
和尚碑不知何緣乃在長安開佛寺中余與王甦觀
已因歎地之興衰如記稱龍池廢寺卽今普光剎造

爲諸寺冠而華嚴寺之勝十不存一二焉爲一詩而
下循原西行數里有宗尉懷斛莊亭館參差出半山
林木掩映水泉稻畦極幽僻之致懷斛者懷墩弟也
懷墩字長房博學能詩文與余善恨不拉此君開樽
暢飲其上也爲一詩而過又西二里爲牛頭寺寺地
勝如華嚴而莊嚴過之蓋亦秦邸香火院也寺有徐
士龍撰碑今亡余爲一詩自寺西南行過申店渡瀆
水西北望皇子陂大冢其西爲畢原下爲杜城何氏
山林逍遙公讀書臺岑嘉州諸莊俱無所考佇望久

之西南過神禾原十里爲香積寺樊川御宿之水交
流其下謂之交水西合于澧入于渭亦一勝地也寺
塔中裂院宇荒涼寺前壁上有畢彥雄撰淨業禪師
塔銘書虬健有登善法寺僧言是塔上墜落者是夜
宿寺之西廊與王甦指寺北汾陽破安賊時長刀斫
陳鳥獸皆駭今獨有鬼火佛燈而已爲一詩翌日渡
交水東南行十里得胡村寺原名實際寺壁間有進
法師塔銘是日小雨少憇寺中又東南五里爲百塔
寺本信行禪師塔院山畔唐裴行儉妻庠狄氏葬塔

尚存餘小塔記所謂纍纍相比謂之百塔者今止存三五而已殿前石幢經無可書殊絕寺亦入秦邸故莊嚴稍勝殿壁金元舊畫雄偉可觀寺僧又出一像紗帽金龍紅袍云得之承塵意是金元達官修寺者像也余爲一詩而下至此東望普光僅十五里所謂南五臺者曰觀音曰靈應曰文殊曰普賢曰現身皆山峰卓立樓殿出半天在普光之西南百塔之東南而道塞多猛獸不易至每歲六月奠禱雲集秦邸人緣道設飲食以待之乃可遊焉余望之悵然循山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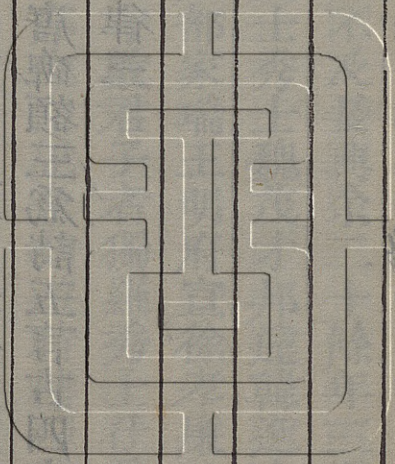
行林中多柿栗其陰蔽日又十五里爲子午鎮直子午谷北有日中之市市多山珍長安人往往就之南望谷口殊險因憶魏延欲以精兵五千自子午薄長安此去褒斜千里首尾不相救縱走夏侯懋豈能當曹叡張郃步騎五萬耶真妄言也鎮西十五里爲董村寺是翠微下院山上寺爲翠微余不得至呼寺僧問之不知也余與王甦相視而笑壁間金牒歷載諸寺化度寺猶存思率更邕禪師塔銘不勝慨歎又西十里爲觀音山奇峭與衆山殊大壑精氣出入令人

駭目又西十里為豐谷豐水為八水之一而谷口僅
數十步亂石夾水北流殊非大浸稍北合高觀水交
水始大耳水上橋以鐵絙三繫大石橫以版履之動
搖欲飛又西一里許為高觀谷谷水注一大石罅曰
高觀潭漬沫如雷上有鐵絙懸橋如豐谷而潭水激
射度者尤悸高觀谷之西則草堂寺也秦姚興迎鳩
摩羅什譯經于此原名逍遙園唐僧宗密居之為草
堂寺今名棲禪寺有鳩摩羅什葬舍利石塔精殊甚
宋人作亭覆之今尚在傍有龍井云與高觀潭通未

知的否殿后有圭峰定慧禪師碑柳公權篆裴休撰
書圭峰定慧禪師者宗密也壁間又有隋鄭州刺史
李淵為子世民祈願記淵唐高祖世民太宗也又有
章惇蔡京題記皆歷歷可讀寺前揖紫閣峰東觀音
山西圭峰如屏環而圭峰獨壁立亦曰笄頭山又曰
雞頭十六國春秋云石生兵敗潛雞頭山是也寺南
一里有寺曰長興秦邲紉又西南三里寺曰子房
莊則僧大海創以譯經俗謂留侯尋黃石公于此非
是當由紫閣訛為子房好事者貌留侯可笑也東南

石墨鐫華卷第七
一小峰峰頂有寺曰圭峰寺四寺唯棲禪最古而莊嚴都不及長興余二十餘年三遊其地乙未同遊爲羅貢士秀士魏茂才邦達韓進士期維癸卯同遊爲王戶部家瑞王明府宣徐孝廉汝爲韓孝廉化張茂才自守數君子者獨羅秀士仕爲浙叅軍餘皆物故而余亦斑白記余初遊時棲禪殿壁畫猶前朝筆甚奇偉今斷裂矣僧大海多長者遊善談論今圓寂矣其徒皆無足與言者圭峰寺僧松菴架閣巖居甚有幽致今僧化而閣廢矣獨長興以秦邸修繕如故余

語王甦不勝今昔存亡之感是夜宿棲禪寺爲一詩以弔翌日王甦辭余東歸余亦西歸是行也爲日十三得隋記一唐碑三塔銘六石幢經佳者二宋碑一記三唐碑額二爲詩五言古四七言古三五言律五七言律三



石墨鐫華卷第八 附錄

盤屋 趙涵 子函 著

詩三十二首

由南時村之重陽宮觀元朝諸碑

林薄逗朝景清泉瀉澗鳴哀宮在其南一逕仄復平

下馬問羽流相見不識名坐我古殿傍棟宇半頽傾

斷碑認殘字功德記先猷穹碑踣龍趺仙蹟滅且明

遊眎窮千年安能永長生倦言日已西歸臥聊柴荆

觀道士所藏孫德或遺服

仙客何年去遺袍賜勅聞機絲鮫室淚刀尺漢宮雲
碑載胡人字名餘學士文誰能悟蟬蛻搔首問茅君

遊樓觀歸遇雨

晨駕來中南周覽畢夕景青林滋華茂綠草紛蒼穎
逶迤行路岐參差度前嶺樓殿出山巔高居列仙境
若木蔭石犀扶桑覆丹井紫氣望不極白日焉能永
嗟峨幼婦辭坐臥觀索靖仙遊自一時感激發深省
飄風從西來雲霧變俄頃歸途雨冥冥寒薄侵衣領
物態有如此一嘯青天冷

仙遊寺

危迳轉深入諸天隱上方隨刊經帝力締構自前皇
昔代宸遊地今時卓錫鄉棟樑千劫氣丹碧十尋光
寶樹沾花雨叢林有異香潭聲珠唄落山色翠眉長
虎豹蒼巖伏蛟龍白晝藏側身窺雁影跼步造雲莊
石立疑鯨動橋飛訝竦翔對門玉女洞隔水則公房
仙吹聞雙管禪心話半牀世緣如可棄吾欲禮空王

渡渭

漢苑秦宮接渭橋中流一葦盪雙槳連天樹色疑顛

石渠寶笈卷八
倒斷岸人家忽動搖浦口沙寒來往月城頭風落古
今潮停舟指點前朝事王氣諸陵黯未消

南上宮村觀隋李使君碑

石獸荒涼臥夕曛孤村麥隴淡黃雲殘碑拂拭開皇
字功業依稀識使君

馬嵬驛亦是武帝黃山宮

茂陵劉郎過黃山後車盡讓傾城顏漁陽鼙鼓烟塵
起鳳輦倉皇墜玉環羽衣不奏哀蟬息廢驛荒城春
草色千古詞人空復愁海上遊魂招不得

應夢寺訪荀子若誠約遊九嶷

嗟余白髮叟奈爾黑頭何縱酒須能醉論詩不啻過
江山雙日少花鳥一春多且共尋幽賞行行得和歌

莊河村主人

落日牛羊嶺上村誰開三逕召王孫山容似黛斜侵
檻水字如巴曲到門野客行藏無掛讓田家賓主有
盤樽欲將谷口烟霞色並向桃源洞裏論

弔昭陵陪葬諸臣碑

遙望九嶷山古冢何纍纍土有名王宮下藏賢臣衣

石鐘山記
結髮等苦樂焉能不相隨冥廬長安寢揚名觀豐碑
文采曜天壤書篆蹟嶽崎日月既以邁金石衰草萎
守冢非昔人誰知傾與頽兵燹同樵牧焚擊莫禁之
況及盛明朝富貴多文詞顧言屬茂宰摹搨無停時
田父怒其害約結偕操錐斷者棄溝壑存者字亦稀
生面開凌烟感彼杜甫詩英姿罷颯爽悲思徒空垂
又無慈菁樹靈爽何所棲日暮聊騁眺長嘯增歔歔
將登昭陵阻大風雨率爾短歌

君不見九峻山鴻濛突出涇渭間岡峰橫截青天色

俯視日月如雙丸怪石谿訝勢絕斗大者鯨吞小虎
吼唐帝龍髯此上升玉柳珠襦今何有御道曾聞鳳
輦臨玄宮不復熊羆守悲哉文武之臣附螿冢纍纍
千秋魂魄能相依余也過之生慷慨腰有長虹倚翠
微恍惚似聞神靈怒鞭驅龍兮叱馮夷澎澎湃狂
風驟雨如翻浪山精木鬼白日爭跌宕疑是浴鐵三
萬自東來鼓吹前后聲悲壯又疑是褒公鄂公酣戰
時大呼動天天震盪君不見昨日天晴今日陰眼中
之事等流雲漢家長陵竄野鼠秦帝驪山空草痕願

石邑新詩卷八
提一斗酒澆君青樹根盡灑英雄恨千古雨捲風收
天地昏

登昭陵

衆山忽破碎突兀一峰青地脉蟠千里神功闢五丁
風雲行殿合松栢翠華停寂寞攀髯者何人問夜局

宿東莊

山逕高復下行行望村烟墟里產荆棘深巷絕塵喧
主人貌朴陋稚子皆驚看言辭多孟浪逢迎少顧瞻
自云窮山陰經月無時鮮嘉節及朱夏厲風凜冬寒

豆麥苗一尺藿茹豈成餐割雞供黍食陳酒如太玄
日入無明燭刈薪聊代然欣然爲醉飽反覺禮數寬
寢我茅茨下終夜抱膝眠天明主人至相見歡且慚
欲別復躊躇愛此太古賢

山行

青天何處不堪捫石蹬巉巖嶂屐痕山氣將龍騎日
馭泉聲挾雨鬪雲根羊腸忽轉東西礪馬首徐開遠
近村欲學向平尋五岳便拚婚嫁棄兒孫

烟霞洞是鄭子真隱處

流水柴門曲曲斜青山有洞鎖烟霞野人不識當年
事笑道鄰無姓鄭家

茂陵

黃山歷盡見孤城城上樓高眼倍明芳樹寢園今北
望暮雲宮闕舊西京芙蓉晝冷仙翁露苜蓿春閒宛
馬聲回首長楊誇獵地何人得似馬卿名

過興平徐明府招飲明府巴人先大夫曾貳巴
郡不勝故人之感情見乎辭

客有并州意逢君話兩川江聲通白帝山色上青天

綵服趨庭夢星輶出刺年向來風木淚沾灑一金筵

薦福寺過楊廉夫故居二首

古寺巖城外曾來問子雲疎鐘仙梵落雙樹佛燈分
身老思蘭臭時違歎鹿羣誰將兩行淚沾溼到荒墳

其二

已公結屋處送老梵宮天經草虛遊屐牀書撫斷編
塔知埋雁後月傍誦經年負土侯生在相依守太哀
楊門生猶有讀書其中者

興善寺閣讀故觀察劉公恩徵雷題

上方高閣鳳城南，慧窟禪枝恣所探。忽有新詩披謝朓，翻令清淚灑羊曇。乾坤六象搜難盡，日月雙輪轉自參。無那世緣俱寂滅，暫從芳澤問遺簪。

登慈恩寺塔

日出東南行騁目，川原上白雲忽飛馳。森木紆朝爽，寶刹鬱崔嵬。琉璃耀不莽，昔人陟其巔。徘徊蒼梧想，題名在四壁。勝蹟銜雲往，灰劫亦已久。施梯及吾黨，振策鴻濛天。飛轡巨靈掌，西極俯帝都。東溟招方丈，城郭渺何處。睥睨敞窮壤。

曲江

落日閒行曲江頭，曲江曲裏草油油。古瓦滿地蒼鼠遊，千門宮殿等浮漚。芙蓉園中牧兒謳，樂遊苑上今王邱。原遷水竭歷千秋，覆茅爲屋深耕耰。朱雀橋邊繫紫驢，我欲弔之總百憂。開元盛時稱皇州，三山之沼象瀛洲。瑪瑙珍盤薦五侯，昭陽麗質開明眸。江花照眼江水流，物色生態待龍旂。少年進士羣相逐，黃金勒馬翡翠裘。青娥隊隊來勸酬，亂插繁花盈道周。大腹胡兒操長矛，天子倉皇爲下樓。才人公子成髑

驥天陰鬼哭長啾啾涇渭東流不斷愁野老吞聲哭
未休盛事一去寧再畱落霞紫雲空宴游今代中丞
王子猷新亭安穩時窮搜眼中亭圯無人修况乃唐
家土一坏仰天長嘯清且遒古木森爽風颼颼

興教寺

高原行忽斷老樹掩雲屯水散龍池遠峰孤玉案尊
敗垣驚變相殘碣繡苔痕昔日翻經意維摩許更論

普光寺

貝闕珠宮倚翠微跣趺終日澹忘歸蓮花忽自波中

見鷺影欹從檻外飛柳底鳴蛙關動定松間馴鶴識
皈依龍池亦是東林社不必廬山好息機

叅無壞禪師觀所遺衣物

開士何年至那提訪故知振鈴醒萬劫分乳食千兒
什襲畱衣鉢莊嚴奉國師誌公飛錫處雲氣繞龍池

杜曲

行遊杜陵巘巘下有晨炊茅屋數十家翳翳夏木齊
遙岑結雨脚亂水明稻畦繫馬長條閒箕坐復踟躕
昔有杜陵老在此深巘居華族多貴達麗藻盛文詞

此人旣云往地靈亦以移花光比酒濃豈復如昔時
村人但耦耕茲事不能知撫心悲先民攬筆作此詩

華嚴寺

杜陵原上草樹遮華嚴寺傍山水涯浴鳧飛鷺水田
迴過雨畱雲山色賒老僧施食丟扁戶童子乞火來
烹茶法堂東閣半沉寂讀罷殘碑坐日斜

過公謹宗尉莊兼懷長房社丈

茂林蔽修逕敷草帶高岡薄言事遊邀夏陰清且長
倚原結茅茨避喧如柴桑竹樹覆短垣蓬蒿豈就荒

亭館出其巔參差摩穹蒼爾家近韋杜嗟彼美人行
美人好兄弟結侶唯清狂識我亦已久奇文數與商
安得有樽酒對坐話衷腸一醉何所求良時多感傷

牛頭寺

野寺荒原上登登逕轉遙禪房穿樹杪珠閣擘山腰
坐久花頻落談深鳥故驕滄畱從老衲寂寞話前朝

宿香積寺

寺北汾陽破賊處

迢迢御宿川落落香積寺殿頽塔裂不記年斷碑猶
拂開元字開元之後此出師胡見六萬首皆碎我來

宿寺中徘徊動遐思空山日落雨冥冥古木荒村鬼
火青尚爰忠勳那在眼至今惟有佛燈明

百塔寺

遙望百塔寺寺邊塔纍纍下有敷榮草上有紛披枝
借問此下人長臥亦何其心結如金石骨化隨塵灰
慧澤廣無外圓光照地垂色身寧有極生願爲芻尼
草堂哀舊遊諸君子

紫閣對圭峰古寺三五處松柏蔽其陰日夕起烟霧
二十年間三來遊我歌爾和偕交素吁嗟乎哀莫哀

兮昔日之人今朝露一哀兮魏生意氣無知流謂魏邦達

二哀兮韓郎識面如荊州謂韓期維三哀兮一代風流王

子猷謂王家庭瑞四哀兮京兆脩眉翠黛愁謂張自守五哀兮韓

家難弟雙吳鉤謂韓化六哀兮小玉翩翩烏鳧游謂王宜

七哀兮徐穉高歌更莫酬平生意氣輕王侯謂徐汝爲作

者七人不可遮眼前山水音悲嗟此行攜得東牀兒

謂王允濂我昔遊時爾童牙今也能探虎豹窟彩筆飛揚

凌律峯老態龍鍾應避鋒狂來曾負陵嶒骨不隨逝

者爲髑髏且向山中書咄咄嗚呼仰天長嘯兮生死

交情不能忘年過半百多悲傷更有羅含在遠方謂
士安得雙淚隨大江大江東流無止息紫閣圭峰干
古色但使圭峰紫閣如礪堅一生一死那足言

石墨鐫華卷第八 終

趙孝廉子函一字屏國西安塾屋人家有偏園踞終
南山麓極池臺亭館之勝秦中故多金石遺文子函
搜訪殆遍所至攜楮墨以從遇名蹟輒叫嘯狂喜親
爲椎搗久之成是書昔人稱其所載多都元敬楊用
脩所未見覽之信然茲爲鮑君以文藏本余訪之有
年今獲展對余于子函不可謂無緣矣因與以文商
畧付梓以廣其傳以文又有子函植品二卷畧彷彿
含南方草木狀而意趣過之末附偏園記及詠園中
諸勝詩筆亦古峭有致惜流傳絕少俟續刻與是編

並行尤快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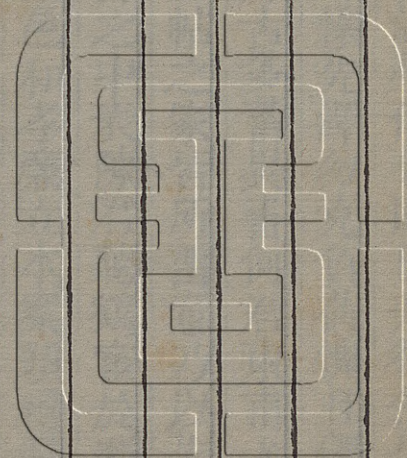
乾隆己丑夏六月錢唐何琪記于小山居

余家先世著述之富名於關中高祖屏國公著石渠
鑄華及計偕草偏園記植品關中二雋終南五咏傲
山樓遺稿雨聲堂文集行世垂二百年四方名士過
里門徵求遺編踵相接而故簡漫漶深以不克重事
校刊爲憾嗣是曾伯祖文叔公則有鼓音集南遊草
叔祖黃巖令心見公則有古今詩評耕餘草伯考心
安公究心理學則有大道明目小學十三經俱梓工
未竣不獲流傳海內迨余不肖樗櫟庸材見聞未廣
向與鄆杜張子卓選輯訂經史合叅有志未逮惟平

不學金三
仄四書詩學備要則已刊行然皆文藝之末無足論者每追懷先澤勿克負荷愧且懼焉武林鮑君以文積學好古多蓄異書何君東甫尤以工書聞於闡述書畫法帖之家皆所畱意乃以先高祖石墨鐫華同校而梓之中表陳君聽鶴宦於浙扁舟遠訪武林旅次從蒲邑和孝廉立本案頭得見新刻本歎其審訂精善亟造訪二君之門何君適有淮揚之行獨晤鮑君方坐擁數萬卷據案校書丹鉛不釋手鐫工列坐廊廡所鐫叢書皆先哲未傳之業由是知鮑君心愛

古人闡揚幽隱延續廢墜而先世遺書藉以再垂不朽存者沒者均懷感激豈區區數言所能罄哉
乾隆甲午中春關中趙衡陽書於錢唐旅館





石墨鐫華八卷前明關中趙子函先生所著刊於萬
歷戊午垂二百年原刻漫滅今世流傳亦尠往歲已
丑余與何君東甫校讐而重刊之越六年其六世孫
雁峯從武林旅次得見此本喜而見訪話於知不足
齋歷敘其先世撰述甚富所獲遠方人士重刊流布
者祇見此書慶幸之懷形於詞色余年來選刻叢書
凡數十種多闡發先賢流傳未廣之秘冊嘗私謂古
人著述畱貽後人異日顯晦之迹多託之不可知之
數安必其有人焉爲之重付剞劂綿延墜緒使一時

筆札所寓不終委之風零雨散耶今趙公此書余與
東甫精心校刊若有冥契而又獲交其雲初於數千
里之遠先哲有知必懷慰藉使其餘諸家皆得通其
疎逃則余之所交天下士日益廣而余之愉快日益
增後之人有知余之樂而繼余志焉則古人之精神
所以畱待後世者豈不重有賴哉因書簡末以志喜
云

乾隆甲午端陽前三日得閒居士鮑廷博識

